

督師紀略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而是時大司馬董漢儒以撫夷者之議欲殺前  
屯守將趙率教蓋西虜虎墩兔憨者元之帝裔  
向爲虜主 世廟間名士蠻者以其臣吉囊俺  
答強乃東徙遼左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傳子及  
孫虎墩兔向受撫於廣寧其部落及所統八部  
可四十萬人故王化貞守廣寧時常欲結虎酋

與矣禦奴以奴未盛時亦戴虎納進今遂耦大  
非所欲也虎亦應許及廣寧潰虎亦無消息至  
棄遼時虜哈喇慎部原從宣薊爲撫者頗囂於  
關而虎之八部亦掠我寧前故王象乾仍以撫  
馭之雖驟增重費而虜亦以護關之名陽受縲  
縱虎部中有抽扣兒者善爲盜卽虜亦苦之時  
撫事粗定而抽扣之部殺掠不已趙率教斬其  
四人萬有孚向與率教有隙遂以率教敗款與

奴爲奸細聞於制府制府以告司馬司馬欲斬  
率教以謝虜公曰非兵以爲防則款必不久如  
以率教殉則諸將誰敢角虜者未得西以禦東  
西患且逼於東矣乃力持之貽書漢儒曰甚矣  
邊人之苦也與其謂無可奈何於黠虜而白糜  
之金繒無寧謂妄殺而以金繒彌釁也急則治  
標聊且爾爾諸酋豈真助順者乎朝撫之而朝  
爲逆習以爲常而劫掠之慘數日輒以見告蓋

抽酋之狠盜諸部落盡苦之寧獨我人萬僉事  
固謂挾兔之部避抽盜於芝灣也以初六日掠  
布商掠防兵掠馬一兵重傷而後竟死初九日  
復起於狙伺而力捕之則所掠之衣物尚在服  
佩而曰九日非六日之虜也虜安得於理言姑  
妄予之而曰妄殺之耳既委曲予之金繒而重  
爲去其將以謝之豢捕雛之鼠翦捕鼠之狸得  
無似之乎勦與撫分岐路以兩相爲用者遂至

於兩相爲妨其交謫之詞曰新僕頃與督撫公  
言趙弁姑用之而徐以他事去之不獨可以讐  
諸虜亦可以服邊人之心夫啓釁者釁也爲之  
白啓釁者更釁也僕何得執然姑用之而徐去  
之亦邊人之苦心也願公終用之何如於是率  
教得不死而益讐虜之不悛者關外民畜得以  
寧而撫亦略定公念虜受撫者以虎酋爲尊柔  
虎則可制諸部有王世忠者故名革把庫東夷

南關灰嶺之後也女直諸部以南關爲尊南關與北關金台失白羊骨輩亞折入於奴世忠纔六歲得入中國而北關之女中根嫁於虎酋爲諸夫人與世忠爲中表兩關遺裔在外者此兩人耳中根方得幸於虎酋頗念世忠世忠往以護北關朝廷已用爲副總兵其事不果北關亦滅世忠方落魄長安公念尊顯世忠可以通中根而虎酋有內嬖可因以羈其心以堅款故請

以世忠補譯審館副總兵以上所賜蟒及輿傘器仗賜之虎之部來款使譯者風示之中根聞中國顯世忠深以爲榮日夜泣告虎酋欲一通訊虎酋之主款者爲貴英怡令以入告公故不許俟撫事竣乃盛具威儀導世忠出關至前屯開幕以見貴英貴英匍伏甚恭因令世忠遺書中根道親故而不及國事稍賂遺之頗精好而不侈貴英言及撫事使世忠謝曰各有司公

欲以世忠戢貴英之暴不欲使與撫以益之則損國不益則虧其好故虎入我殼中益戒諸夷無得恣肆以傷我親親而八部以虎恭順亦加毖焉公於是度西虜不敢明爲訐則可圖出守矣向以撫軍所用丘磊徐敷奏等募遼兵滿百卽交主者使無得爲冒至是已得數千乃以魯之甲將三千於三月二十六日遣出守中後所於太月初九日遣叅將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

所各資以蟒紵白金明盔甲上馬弓矢大斧鎗刀親酌而餞之又欲以遊擊胡維寧守寧遠已遣矣而兵未備維寧所畫策欲以火藥獻奴誑之來而殲之公以其言憍乃已之檄祖大壽移覺華之兵七百人於寧遠使漸招遼人之歸者以充伍而因緝其城於五月十六日遣汪翥吳守禮率遼民數百人先燒磚鍊灰採石以待需戒之甲楹以必守而令大壽等姑爲遊兵賊至

則保島諸將各戢衆治器具浹月而行至六月  
杪布置至寧遠矣公念五城旣已布置其所屬  
邊腹諸堡不爲填實修復亦不足固吾圉也俱  
量緩急以多寡其兵擇弁之驍而有志介者守  
之旣定疏報曰今日之事復土與守關自合并  
議而守關此兵復土此兵功夫亦合并舉臣意  
在守寧遠以守關而不得撤守關之備以守寧  
遠臣歷覽城堡量其大小緩急酌議兵將自八

里舖至寧遠步步爲實而於寧遠特不欲先侈  
大局第密念諸任事將領預備以待兵成而舉  
大約關以內日整兵馬日造器甲日演射打日  
修兵船習水戰關以外日安流傭日修城舍日  
擇銳將爲戰擇能治事之將爲招募爲安集爲  
守大約每城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而  
以客將有氣力者訓練兵馬有事則出戰而土  
官爲守又恐人守一城各護其地誰肯舍所防

而援人者更立兩遊擊於要害專備應援如戊  
已較尉之制自八里舖起歷寧遠城堡十有二  
臺六十有六抵中左爲二百七十里北偏爲邊  
自鐵場堡歷永安迤邐而東抵椴木衝錦州界  
有邊堡二十一座而鐵場高臺與水三堡爲大  
鐵場屬中前爲一片石左護高臺屬中後相去  
十八里係撫賞哈喇慎等三十六家夷人市場  
與水屬寧遠係撫賞拱兔市場舊皆有兵五百

而前屯之背陰障三山營中後之三道溝錦川  
營寧遠之沙河堡次之兵皆三百有奇其中前  
之永安前屯之平川瑞昌中後之新興中右之  
黑莊仙靈小團寧遠之楊安白塔寨兒山灰山  
與夫中左之寺兒山長嶺山椴木衝共十四座  
又次之兵二百有奇或百有奇臺一百二十六  
座地與西虜爲鄰見今遼人聚田作興則西虜  
當防臺堡當守今以守備竇承功以兵五百守

鐵場堡都司楊友誠以兵七百守高臺堡指揮張弘謨以兵三百守永安堡尚可需兵五千馬一千足以備邊堡而在腹者岳汝穆以兵五百屯練於八里鋪與鐵場相呼應仍議築芝蔴灣爲堡以通判柯仲炯兵千五百人再益之半且屯且防禦築虎龍峪三道關以內護關內爲奇兵施西洋大砲中前所以叅將楊應乾將三千人守之已修城百餘丈安插兵民可萬餘人西

虜方撫賞於此而通官王牧民朱梅王之棟各有兵丁此地去關門四十里東行十二里爲高嶺驛以備禦楊松喬領兵五百守之安插人口可三千餘更議以都司楊楫領精兵三千以內護關門外爲前屯之後勁又東三十里爲前屯衛於此立爲前部以副總兵趙率教遼兵五千陳兆蘭川湖兵四千駐其中城中兵民可五萬餘人東十五里爲石河鋪以守備楊紹茗領兵



三百駐之可安插兵民二千又十五里爲沙河驛以守備謝錫榮守之議增兵五百馬一百安插人口可三千人東二十里爲中後所以叅將魯之甲率兵三千馬三百爲守仍給工料銀六千以葺城池安遼人約令簡壯丁爲兵次爲工次爲田頃報安插軍民萬一千餘東至東關驛十八里以備禦高如嵩領兵一千馬一百爲守可安插人口三千東至曲尺河舖十二里議以

兵三百爲守東至中右所十八里撫臣以叅將王楹領兵三千馬一千以理修葺耕鑿爲安插計仍如中後發銀爲資安插人口一萬有奇東至曹莊十八里議以守備吳守禮統兵一千馬一百安插人口可萬餘而守禮仍與汪翥打算修寧遠城又議以遊擊蕭陞統兵三千馬步各半專習火器弓矢爲應援以爲寧遠之後勁東至寧遠十二里臣入寧遠城西虜挾兔部夷幕

其中給例賞諭以弗燬城廬夷脫帽謝臣策馬  
登首山去寧遠可四五里去海可十里北接控  
龍山可里餘舊有敵臺撫臣以胡維寧將兵三  
千爲屯田於首山南以限胡馬仍議灰山之馬  
鞍擇要爲堡臨時拔立漢趙之幟以亂其耳目  
臣南望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  
灰山連控龍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繇東  
來以覺華灣環寧遠情勢內嚮而水甜地肥覺

華有金冠祖大壽屯兵可三千城去海可二十  
里北望寨子山尚遠議駐兵三千防西虜爲寧  
遠左掖而首山之坳可伏可奇撫臣議令徐應  
垣領兵五千駐寧遠臣令姑練於內待甲伏備  
而後出仍令大壽築城之內厚可二丈餘萬僉  
事有孚議灰石柴木易之拱兔部夷汪翥爲磚  
計丈尺層數而備之外料旣備內兵旣齊則一  
赴工而時月可成可安插六七萬人東至雙樹

舖十八里又東至連山十二里又東至中左所  
十八里以叅將左輔領精兵三千馬二千爲哨  
揆東至高橋舖界十五里始接錦州所屬然雙  
樹東五十里止安左輔哨兵餘俱未議蓋關城  
東前屯與寧遠爲大寧遠屯重兵而覺華有水  
兵賊抵城則水兵繞其後寧遠擊其首首山之  
伏可攻其脇而曹莊寨子山更爲遠勢蓋此地  
有兵而又從四衛入艤舟皇城鹿島間以東通

西貫便可遠圖覺華地虛活可奇可遠必不可  
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着臣嚮謂以百萬守八  
里不若以百萬爲遠圖且遼人欲復其土如焚  
灼今舊費且窮而內無地可耕無屋可居無衣  
食可倚出則可耕可屋擇一人爲兵便可借養  
一家而修城治田皆需民工又可以無用爲有  
用蓋臣所與諸臣安排出關之計卽在安排城  
守之中臣初不敢驟爲嚴而今不敢槩爲寬今

關外雖有多兵然不過以見在遼田安見在遼  
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卽兩撫臣奇謀異  
計自此展布原非虛冒恢復之名以飾聽聞去  
年兵馬叢挫之日臣病亦未敢言今年鎮撫殫  
竭之日臣卽不病亦當去况臣病矣幸放歸故  
里稍得休息 上嘉獎慰畱所謂兩撫臣非虛  
恢者自關撫閻鳴泰公所薦用薊撫岳和聲亦  
公抗時局引之時有爲異論者以兩撫虛恢而

關撫有疏氣亦張遂口語籍籍故公先及之而  
所云撫鎮殫竭者公時實淡器馬世龍世龍本  
寧夏世弁年纔三十爲撫院中軍貌環偉時有  
稱之者公以超補薊鎮東協副總兵使過闕陛  
見因與之語淡奇之遂薦以爲三屯營總兵移  
之爲經理大帥以代江應詔 上遂賜尚方劍  
世龍於分布五部經理關外實淡効勞動故公  
特爲請罷監軍御史及不以兵備道監軍以重

其事權而幕中諸僚或責其禮文口語亦騰矣  
蓋世龍驟貴不諳交際而又淡得公意未免色  
揚故贊畫司務孫元化嘗上書於公力詆之公  
不以爲忤而沈檠亦淡排之公當建五部營房  
時有欽天監博士張正道者公故人也諳於青  
烏公令擇營基戲曰滅奴之日當令兵持一錢  
爲謝時遂有欲歛諸營數百金者日過諸將議  
之公覺懸榜於門曰幕官非時而出與大將而

下非時而謁幕官者皆按軍法是時諸將之金  
已歛世龍以公素嚴恣遂再請公因知其姦於  
是夏合而恨世龍飛書長安謂世龍不便馬馳  
卽衄血又以爲衣冠傀儡不辨菽麥然世龍之  
才實過諸將如監司袁崇煥輩無不心折之寧  
遠之論原始於閻袁而岳撫好爲慷慨之論且  
不協於西人故西人潘雲翼爲巡關御史欲劾  
去數人以中公攝樞時雲翼請以鄉人錦衣

萬國爭募兵買馬公駁之已蘊怒而閻撫軍初蒞時清核兵馬分理所冒數百人必不與庇於是又恨閻遂草劾閻章授雲翼雲翼其同年生也雲翼念公方負重望膺上眷不敢動搖特欲去所以陰扞之而岳撫無可指摘公每慎於用人於閻撫所任者或不中卽面格之遂僭以爲詞以劾閻以爲閻不和於公而陰刺世龍臺省復有佐之者閻遂聽勘去公力請去上

不允特遣鴻臚宣諭賚銀百兩幣四有副蟒衣一羊豕酒米瓜茄如故事頒賞諭於千里之外蓋異數也衆知不能搖公於是各引去關門稍清而長安議論益龐矣於是公移書首揆葉少師曰大凡權不得兩操機不容並省蓋同此地方同此兵馬一檄兩出一詳兩呈俱屬未便而一人專之則一人爲贅絲是局中窺伺局外浮譚粹有挑激易生構鬪此中經撫決不可兼設

似當一撫薊門一撫山海一總督增登萊於勅  
卽總督兼統撫禦之權而以爲款爲防分授計  
於兩撫權有獨操則兩撫之責重而不得推諉  
謀有授成則總督之體合而不至偏枯至宗所  
爲督師者去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  
不去則不獨多一巡撫抑多半箇總督蓋一事  
之柄而三操之旣易爲紛三人之柄而一操之  
將易爲競耳然中朝終倚重公而又不能體公  
之意使一其柄於是復補西人張鳳翼爲巡撫  
矣先是萬有孚曾告公曰業有立論者謂某人  
請舊撫去而以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西人也  
其言果驗公方虛懷待之

督師紀略卷之四 終

督師紀略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先是公出時原期歲終還朝 上畱過春防及  
過春防公欲親按薊門天津以及登州與沈毛  
二帥議圖大舉而 上急關門疑公託以求去  
復令需後命方以病請而閩撫議紛人心搖搖  
公求去不允乃出視事三日人心始定而鳳翼  
本遵化道也以會推第二而點關人益以占中



督師紀略  
朝意指在與公異同鳳翼自尊化上疏大指謂  
必當憑關而守如欲出關一步必不敢任旨揆  
葉少師其座師也韓次輔曠其鄉人也戒勿上  
乃馳蒞時關上諸將素不便於分理輩者潘雲  
翼逐之一空又劾去杜應魁而請以孫諫代之  
部議如其指公曰是以法爲姦也先是公嘗疏  
定異日出關大略欲以總督及三屯總兵王威  
移駐永平關撫居守關馬世龍統兵三萬列車

營於關外王世欽與趙率教統兵三萬駐前屯  
尤世祿與孫諫統兵三萬駐寧遠而水陸各有  
奇有伏以爲之援調副總兵茅元儀叅將俞咨  
臯將覺華之師二萬扼奴肩背總兵沈有容統  
兵二萬襲金復擣奴脇胸總兵毛文龍統兵二  
萬襲鎮江九連城擣奴脾臍雖未卽出師而布  
局已定如賊來則陸師分扼於關前水師繞制  
其內顧如進勦則陸師步步爲進水師分道出

奇衆志已定士氣方勵而孫諫者故經略廷弼中軍也法當斬已奉旨解京公以初至關無可倚者諫才頗幹辦故令立功自贖其所簡練亦辦而欲使當前茅心悸一日趨謁和門步趾無恙及階卽跛而進公詢之曰病足甚公心惡之而亦西人也遂屬雲翼移之內地公曰諫不肯前則歸司敗耳焉得自便乃扭解之鎮道爲力請乃姑畱舊官公抵關時將領在關外者數人

耳公力獎激於是材官世弁每有自請宣力關外者至是將移軍而東將士鼓舞獨二三宿猾良敵玩法公加威於諫人心始慄而向所圖金復之事亦有效公初抵關令楊朝文等通劉愛塔愛塔遂自列改名興祚公給之免死符復予以官劄時羅萬言出守復州亦有內歸之心公亦招之叛將悔過良禍俱萌歸志而沈有容之兵又至廣鹿島金州遂喧傳大兵來復金奴懼

遂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掘溝設臺爲邊有容  
感公獎激益張兵勢布間諜於松木島汶悶島  
雙島麻洋島中島各分列舟師而中島者直與  
覺華聲勢相接公知其期不遠乃命胡維寧等  
數將帥水師載糧以出以伺其便而復州有中  
軍王丙者亦遼人也爲奴甚堅愛塔惡之列其  
罪於奴將殺之則易自拔丙遂告愛塔內附奴  
心恫疑乃縛愛塔及其弟與李永芳之子并王

丙面訊之而盡屠復州之民十餘萬維寧輩至  
逃出者六千餘人正徬徨海濱乃載之還公初  
計以愛塔果內附可因以取四衛卽不然宣洩  
其謀亦可使內殘蓋愛塔者奴視如子許世襲  
總兵王丙者亦其驍將竟以此殺丙及愛塔之  
弟愛塔雖得免而稍稍疑之矣諸降者亦解體  
又虛金復之地僅畱西虜二萬以守蓋蓋亦東  
虜不復至止遼民亦不復耕棄地數百里是時

督師紀略  
奴警不聞已期且半人心漸弛外解不至餉每  
中絕而議論既囂司農不復外顧遂缺餉數月  
外呼急則請裁兵糧月三錢馬料四分又請以  
鹽糧二萬八千當餉八萬以給兵兵既饑數月  
兼苦霖雨新調至者頗有逃公嚴逋之而又立  
法曰逃一日不報圖冒餉者斬隊總法以漸而  
加六日斬將領并法議其主大將於是逃卽報  
報卽捕捕卽嚴誅而重賞其獲捕者於是無敢

爲逃矣又立法曰凡支領兵餉俱依戶部法馬  
如餉司以庫折輕兌者挈問將領設法尅減假  
以幫貼公費債折月領科歛交結者斬承行胥  
吏以掛號駁查勒索者斬領餉者假以打點使  
用及真歛爲打點使用者斬軍士無故起謗要  
挾者斬於是領餉之弊一清而士得實惠矣又  
以帑金權僭爲餉以應其急帑已竭而解終不  
至屢厯明旨如不聞公乃劾司農堂屬各罷去

而請行考成之法於撫按於是外解紛至上亦發帑十萬佐軍需而餉得濟矣司馬每倚傍議以撓邊公曰豈其以待罪政地者可久之抗顏邊吏而以邊疆坐鎮中朝者從容諷議酌其去畱不幾倒置乎卽有所除授當聞之 皇上議之政府而司馬堂反欲操位置與否亦不幾倒置乎虜警急初議調兵十萬招募十萬猶以爲少今未踰十餘萬而曰多曰冒司馬司農何

不各將其屬以出核乎人任之若可緩欲身出則視關門爲絕地亦安用此統邦政乎先時九邊每苦客爲崇自遼急人無敢窺趾至是又漸營要人以撓將吏公乃下教曰近聞各該鎮協每攢眉應客旣塞傳食之口兼酬故人之知往復動至什伯該鎮協俸薪幾何堪此蠶食今天下此地此時尚作此等簡牘大是忍心人該鎮協旣以俸薪爲應必且以尅剝爲俸薪是交口

而食我疲卒也該鎮協旣以身許朝廷卽文墨  
之手不過尅我爵名卽爵名去而以完身生入  
玉門何不可乃以身奉人乎兩情相牾特損功  
名兩敵相加或及性命倘不能輕身外之功名  
而怕雄要又安能輕功名內之身而不怕賊虜  
翳桑寇哺固屬不仁豪口薦芹亦爲不智該鎮  
協豪膽果張一一揭陳其本末當不避嫌怨爲  
爾等一一奉聞痛心疾首敢問罪知幸爲告牘

者曰稍斂手以俟清寧何如於是遊客盡屏而  
騰謗者愈衆矣公又慮諸將在事久或棄所業  
而日進城謁貴人事交結乃令巡捕叅將設門  
簿以記其入問遺宴會久爲厲禁至是久而愈  
嚴矣公以邊鎮概有廩糧定例山海當草創之  
時銜出袖中糧無畫一官俸外有薪水有跟伴  
有雜役各若干名此非有人而各官之公費也  
官俸若薄而以冒反多兵籍若多而以冒反少

督師紀略  
因定爲制首自總兵下至中千把各有差次次實授候用者則遞減一等如副將則與領兵叅將同餘准此再次則加銜而聽用者亦遞減一等如遊擊與聽用實授都司同都司與聽用實授守備同若加銜守備管事止依其所領中千把之實而凡加銜亦必奉本署及兵部劄付而他不得淆至入衛將領與久戍不同比領兵者亦遞減一等關內各部有兵馬無信地管各將

領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六材官六兵百名百總一若關外營分固同營制各有城堡哨探之責再加守堡官一哨探官一火器官一副將所加爲千總營將所加爲把總撫夷副將有千總一將領有把總一若夫兵有步騎水陸馬有草盛草枯之異船有官民之別訂爲成規以杜虛糜之弊而官無冗員人無冗食矣公清一意百漏盡塞志士奮臂三軍礪刃公遂銳意爲恢復

之舉但不肯明言大旨而中朝之議旣因邊人而紛邊人又顧朝議而亂公乃爲兵事以示馬世龍等略曰守與恢復終是一事但靜則爲守動則爲恢復一意便要恢復必不能守絕想不到恢復亦必不能守予言守者也予懼不能守者也謂守在關內者盲於心謂截守關外數里間而任胡馬之闌入曰不能遠禦之而能近禦之不能外禦之而能內禦之更盲於目矣今日

之守關門必不可不堅守前屯後日之守前屯必不可不堅守寧遠守寧遠更易於守前屯寧遠有覺華可倚連山可扼諸山可伏曰就餉曰穩着此縮朒之聖書而宋人之所爲守也目前緊要只在訓練訓練便有簡汰兵以簡汰而精不必云就餉也卽餉多豈宜冗雜乎卽餉不足而不足用便可苟簡乎今止以減汰言守遂以守爲縮朒於關而不敢出一步此俗世論以文



其私者曾不足語眉睫而又安知大計是時副  
總兵茅元儀已調至關元儀爲諸生試於京師  
遼蜀事急言者薦其人并薦其所著武備志冒  
言等書十數上公時在講筵亦極稱之或問曰  
豈以其書乎公曰書固佳然以其人不以書卽  
以書而以其布置條畫如能將十萬也元儀不  
受薦引去公爲詩贈別有曰待爾翻飛日時清  
應有期元儀在京師時獨言遼經撫兩敗是時

左右袒者皆不與之問其期曰在明年正月已  
果如所言薦者益衆公初抵關卽遺書宋獻曰  
茅止生今安在而元儀以奉旨部聘不應臥山  
中白蓮寇起南冢宰孫瑋攝樞奉命添兵自選  
大帥乃以屬儀以爲京營副將儀固辭不得曰  
妖之起以虜也使以當妖何如當虜乎僅當妖  
前日之辭以避難矣妖渡河始受命出師適妖  
已敗順撫岳和聲遂薦以南樞所擬官赴薊欲

以練永平車營 上命撫按徵聘公時意在登萊馳書與儀令簡江南之舟來會儀方以母喪辭公調之率兵二萬守覺華元儀過闕辭官不允乃以野服謁公公促蒞覺華儀曰公聚天下之豪杰於東方乃以及儀儀何敢愛死然昨謁撫軍曰聞公欲以關門爲守然乎撫軍曰誠然今關外之人衆矣當以前屯爲守前屯北山南海可四十里爲土牆而不必甃磚穴其中置戰

車焉寇至則發砲於車寇退則藏車於穴是可固吾圉也欲進而逼敵非吾所及矣昨又語大將軍曰中外之議紛然君將何居大將軍曰中後所之魯之甲勁將也城工亦與當畫以爲守而寧遠原置匠而無兵中右城圯而兵弱宜撤之又語袁兵使曰君竟何如兵使曰守寧遠者僕與閻撫軍之策也王經略欲以百萬守關爭於邊不得故爭於朝幸相公至止逐懦夫方奮

然有爲而相公意中變且立營房修關城稽時數月矣今安頓出關漸有機而撫軍以虛恢逐僕足試劍鏑乎中朝雖消終倚相公相公出關之意不決故閭撫軍之誦終不得白而日堅臥求還黃扉僕安得死所乎公所與共事者唯此三大吏而其言人人殊至兵使之意方患公不出而他人之意又惟恐公之出公出而恢遼是當聚天下之豪傑儀雖懦請爲駿骨如畫而守

或欲去而付之它人則將吏自足辦此安用草莽人徒驚其猿霍乎况儀方有母喪墨縗而非伐淮君子不爲也儀安敢釋此野褐乎但奉命而至終不能冥決形勝幸假數騎片帆登首山俯寧遠泛大海歷覺華以所知入告以答明詔耳公曰微子來我不能深言子知我於講寮之日豈安坐黃扉而置理亂者苟不欲滅此朝食豈數千里問子乎我欲先守關而後守寧遠每

明言之而腩者以爲恢眺者以爲懦此安足顧  
子少畱與子共巡寧遠以決其當守與否因以  
決子去就何如遂於九月初八日出關諸鎮道  
幕寮及儀俱從公過中前所以楊應乾城工未  
加墾田未廣稍戒之至前屯則城裏口將竣未  
嘗加費公帑所屯田極廣約所收可七萬石止  
費牛價三千六百兩穀種五百石耳兵民六萬  
人有西虜警赴鬪如私仇公大喜慰勞次日爲

重九關外無菊以六月菊代之開小宴以宴將  
吏題其新葺衙舍爲充隱堂與將吏各爲詩記  
之因下教訪遼人之謀勇試文武諸生按可屯  
田實數犒其爲城工者置綵亭以旌之次日至  
中後所父老子弟環公而泣曰小民作孽憂勞  
九重至厯相公馳驅公勉以忠孝大義千百人  
應聲如雷魯之甲城高堅如率教雖工方成始  
而已甃數十丈以爲式殊精堅可懾寇也先是

公將出時撫夷者不便之塘報西虜入寇甚急公不顧至是陰令插漢使貴英恰於道中突出雖臚拜乞賞而主者意實欲以非意恫公公不動徐撫之而去而懲司撫者次過中右所王楹城工未始兵馬亦不能如之甲而意忠懇兩城俱以出遲未及屯又過寧遠是日從虜拔歸者千餘人約略短髮陷虜回可及萬矣城半爲王化貞所修者闊六七尺餘則不能容步公於途

凡小堡要臺必躊躇商略垂規畫於守者閱寧遠獨無言次日將出大將吏候於門元儀請先議應守與否惟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當守而萬有孚劉詔極排之餘依違而已元儀奮曰公輩自徐議之僕卽入告自不能匿所見以殉衆有孚曰短髮萬人孰非虜者君能與芙城乎儀曰苟其心之無他雖虜貌而何害如懷二心卽衣冠亦不敢與同城也公旣出詢將吏將

吏議如前公曰我計決矣當以死爭之如以爲  
否必放老臣歸如畱老臣舍寧遠無他圖也但  
須議守將耳馬世龍曰當仍以孫諫公笑曰豈  
以滑而懦者先乎再薦李承先公曰固佳然未  
持重衆方默元儀與崇煥耳語公曰二君何所  
云崇煥曰二人之意以非滿桂不可但方爲相  
公中堅故不敢耳公曰是何言歟如諸君以宜  
僕自守亦何敢辭况中堅乎知其人堪任但亦

必慨爲任方無負耳衆曰然呼桂語之桂慨然  
請任世龍固以爲不可公不聽滿桂者夷種也  
幼入中國長而便勇善戰斬獲無算俱領賞以  
恣樂不知積資問官稍壯始授總旗居十餘年  
不遇虜後始得一級爲百戶以擢向爲王象乾  
所拔自名色把總至遊擊矣公聞其賢擢爲副  
總兵充閣部中軍人以幕府中軍必精敏便給  
而公獨用善戰夷種惟魯無文甚疑之公不答

也固請之曰是通夷語足以防中行說之誑而  
時有緩急可使親督陣以先耳及用之而清謹  
有才略用之寧遠三軍皆以爲得人時大壽以  
中朝必不守寧遠所築城裏口不能十一而潦  
草不中程公乃定關外建城式平身高三丈二  
尺槩口六尺堦三丈八尺起底廣三丈收頂廣  
二丈四尺俱須築打堅實外口甃砌起底條石  
七層土下二土上五每五尺一橫釘已修者加

磚四進未修者加磚六進俱須灰漿灌滿分其  
城爲三段以叅將高見賀謙及大壽分築使元  
儀畫計相度量所須人盡調遼人之不中兵而  
應汰者及客兵之願爲築者加鹽菜期以冬未  
膠完裏口春三月竣甃工

督師紀略卷之五

終

督師紀略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是時撫軍張鳳翼亦至寧遠矣聞元儀爭守議不悅蓋先是撫軍初蒞出巡關外有疏曰自廣寧奔潰河西七百里俱爲煨燼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表餌之術而朗素拱兔諸酋始有爲我送銃砲者然荆藿猶未斬毳幙猶未移也迨樞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逐汰冗選將徵



兵設三大帥於關前提十萬師於境上層層布  
置節節安排邊亭有相望之旌旗島嶼有相連  
之舸艦分合俱備水陸兼施真可稱率然在山  
矣故向來關門虜馬驕嘶居氓息接浙以逃行  
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  
始下咽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淫虐欲死  
不得欲逃無所自哨兵出而接回男婦萬餘矣  
向來叛賊抗我顏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

師擾而奪還大砲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安  
攘大略臣得頰首受成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  
無所不分最可慮者城郭燒殘在在盡頽垣敗  
壁人當挫衄時時若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  
繆苦心率勵然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之工六  
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  
關四顧徬徨誰爲衛霍此臣所爲鯁鯁慮凜凜  
憂也臣謂守關之策有三以山海爲家當以前

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揆以一片石芝蔴灣爲  
左右翼此正着也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  
戶以廣寧爲哨揆以興水覺華爲左右翼此奇  
着也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查  
國寧爲後勁一則擣抗皮島一則搖櫓速雲一  
則鳴榔三岔口此虛着也目今關外室廬盡燬  
衙宇皆灰卽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  
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

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近  
一步安得雲臺高坐徼倖封疆應照輔臣原疏  
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理之若臣旣奉勅  
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宜居  
山海春秋宜駐前屯侯臺堞告竣雞棲有地當  
身先將吏以爲淪塞塘牌故以守寧遠決不可  
而公不聽公於是月望日鼓楫渡海一問覺華  
議於寧遠之南望海臺設墩與覺華之靺鞨山

劉家口相對爲水關而議築倉築局於島以爲  
大舉根本簡閱艤艦尚不及百慨然曰安得千  
艘雲集以成下瀨之勢乎先是公調茅元儀時  
原擬令浙江發銀六萬二千兩使募調沙唬船  
各百隻水兵五千人而元儀已將抵關部以言  
者指請以船近取登津而元儀自赴關用長安  
有口者嫗毛文龍參金爲布置遊說以海上惟  
文龍可籍惟文龍所直之地可以制奴覺華登

萊之說俱以爲漫無當而公旣出關益急圖此  
故將出關時上疏曰自毛文龍出而遼之避賊  
者集於我矣自沈有容出而遼之向賊者僇於  
賊矣自覺華之兵出而遼之避賊者又集於我  
矣夫賊撫遼以爲用與賊殺遼人以驅之爲我  
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機也蓋我入而賊殺順我  
之良民則我再入而民將拒我惟我未入而殺  
機之動有自也實不以我殺則旣脫而抱憤日

督師紀略  
深未脫而息歸日切頃毛文俊議以戰船半移  
北汛半移蓋套作兩疑兵而以大軍入金州文  
俊以島兵從之有容不言事不當爲而第曰未  
便者四臣以爲卽四者便亦未可入何也小不  
見有可因之便大不見有可乘之機而關城未  
有進取之成謀况我以勞守且偏師也賊以逸  
攻且全力也卽勝未得乘勝而入奈何不爲鷹  
鷂之鷙颺而効鼯鼠之困鬪卽向者欲取四衛

正以因糧於民則餉不虞匱因兵於民則死鬪  
之衆與深入之民俱可一當百今虜赭地而兩  
無可因卽所謂無賊則守賊來則走亦以城有  
可因兼可接渡順民耳豈其我欲擾賊而先爲  
賊擾也有容自不肯草草舉事然兵何以增餉  
何以益應援何以速船何以泊海中風汛止可  
半年而機與時合更復何時又云金州無虜復  
州以北不可謂無虜信如此必得無虜之地而

守之矣夫無虜也而又何云守卽復州以北果無虜而我守此何爲大約能舉事卽有人亦可往不能舉事卽此地無人仍必到有人之地無人尚不堪守有人又何堪戰此關城之所以未入廣寧也然因其不可入而並不議必入之方是奴明張勢以扼我而我竟束手以受其制是又我欲制賊而先爲賊制也卽謂可以徐取然機已著而登萊之兵不可入金復在今之不可

入者遲之數年亦未見其可入也且其邊愈遠則我之機愈不可得有容不能入金復而文龍何能入鎮連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餽餉之不可繼同也其應援之不可待同也是以文龍之稱二三萬者踰年而不能輕窺岸然則舉朝所望於文龍制奴與文龍之請進師請以鮮師助亦其酬恩奮激之一念實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獨此也自皮島而入鎮江九連猶廣鹿之入

金復也地益遠力更不能及彼不諳地理而奈何以四衛責之文龍不獨此也自皮島至金復其途坦其爲道里雖遠而尚近若欲襲取老寨則自鎮江而至寬叟寬叟入奴寨也尚數百里卽向時劉綎所入故道卽有間道而牛毛董古諸險非可以偏師逕度卽險可度而襲人者必襲於近則可脫兔應之不然則哨揆入而險已守守則不可襲卽古之千里襲人蓋別有掩蓋

之術誘之以不虞今示弱示強奴酋之習我有年矣習又不可襲故未諳情勢而奈何以擣滅竟責之文龍不獨此也年來牽制之說謂奴虞前進而後襲之耳今地勢旣未可輕襲奴兵動言數十萬精者度可五萬彼畱一萬扼險而已得十萬之用文龍動言男女四十萬然可兵者不滿二萬耳或又言水陸相絕彼不能如我何而我亦如彼何夫我旣不能如彼何亦何所患

而爲我牽制卽如文龍之說屯田而餘於粟鑄錢而餘於金當進師之際陰入則輜重未易陽入則衆寡尚懸我從險入彼從夷出轉而襲我終有進退之虞故卽改掩襲爲大舉改牽制爲擣滅而以大功專責一路臣終難之天下之患莫大乎我知其未可而欲持以愚天下人妄意天下之受我愚也而不知我已爲天下愚而不自覺臣向欲開四衛之局而該部仍付其議於

東臣頃欲增覺華之船而該部以空手茅生謁臣於幕要未諳於地勢也兵固有聲有實知其聲不繼而始防之終輕之則聲爲虛偕其輕不意而搏其所不防則聲又爲實然終不若集羣分而爲合總衆聲以立謹令其無敢輕而分爲防則虛而爲實之用更大臣欲以皮島之師伺寬靉以廣鹿之師伺金復以覺華之師伺海蓋再以夷官王世忠結虎酋而招攜於廣寧則賊

不得不分分而防之其途廣則合而入之其力  
微皮島之路四要在鳳山廣鹿之路三要在水  
峪覺華之路二要在二溝兵不必盡下岸而舟  
所過不得不驚爲防窺其防所疎者遂下岸以  
擾之若示以入蓋我有所不攻而實無所不攻  
賊無所不備而實有所不備况我示其攻於水  
則逸賊諷備於陸則勞今文龍之舉事固曰視  
關門卽朝鮮亦曰具兵八萬以待天朝夫主不

爲先客何以籙今天下根本在關門而關門之  
大勢在寧遠與覺華相倚籙蓋寧遠不備無論  
我不能通聲嚮於東一旦賊據此二地則去我  
促而我失戶庭不獨我不能以去賊二百里守  
關而賊以百艘繇覺華西下則關門之百萬無  
一可倚故寧遠者後日必爭之地今日必據之  
衝而覺華者又寧遠虛圓之地而關門要塞也  
今度文龍之師非二萬不可亦宜簡料果有二



萬勝甲之人無畫魅於不可究詰之地登萊合  
江淮之兵可萬餘而仍當遼人三千爲鄉導覺  
華所不足者舟舟用唬所以聯二鎮而通其氣  
脉用沙以載兵非謂賊必舍車騎就舳艫也登  
萊之舟取辦浙直而令遼舟取辦登津乎又言  
有事寧遠則引賊豈賊乏二百里資具乎懼其  
因糧寧遠則退守關懼其因糧於關則退守何  
地天下以臣爲不先守而急進取也然以此不

動卽爲守資以此有動卽爲進資乃若遲速之  
間難言矣軍氣稍振而神氣未全不可速也布  
局已定而物力未齊不可速也故言速者非也  
遲之數年我軍之氣愈惰我將之志愈玩我民  
之脂愈竭彼休息而氣完屯收而具完我撫之  
西虜彼亦可餌多內難之朝鮮易爲陰陽使其  
驚伏者一出我之待時者反爲所待我欲困彼  
者先於自困此智者所不能謀也故言遲者亦

非也凡臣所言皆守也臣之意在合遠近水陸以爲守而守之具皆足以進如臣之言守則此事終有崖略不然內拘之而不顧外遠驚之而不顧近他附之而不顧身獨執之而不顧衆豈惟不能守而徒爲後世之所歎封疆之臣不足惜其如宗社大計何蓋是時李琮篡其主暉中朝有欲興問罪之師者公以高皇帝於李成桂亦姑容之况國人以暉應奴琮附我爲名而

琮目稱權攝國事請命於我則名亦正文龍方倚朝鮮琮因文龍以請當使文龍市德以便其呼應故朝鮮有助兵八萬之說而文龍來請餉每以直擣奴穴爲已任牽制奴不東爲已功中朝惑其言以爲卽未能擣奴而奴之不來實文龍之力不知文龍實不能制奴也茅元儀來力以此事必明白道破則縱不能奪舉世之不忠而嫖賄者亦能解舉世之忠而不諳地與勢者

與公議雅合故公極言之而中朝終不解也後  
公去奴入犯文龍且不及知何況牽制而我不  
能進取奴果日進以爭寧遠幸公先恢寧遠得  
以禦之而西虜果與奴合朝鮮終折入於奴一  
一如公料云公既閱覺華復還寧遠先修文廟  
大閱諸生以示安閒以招流穴遂單騎東行至  
罩簾山先期令覺華水將金冠等將戰船入葫  
蘆套與相邀期以習應援復暫還前屯公念關

外之民已可二十餘萬欲移大兵漸爲進取而  
是時王威在三屯營苦無軒翥遂騰奴俗西虜  
之境舍遼攻薊自喜峰口竟趨京師之說長安  
貴人助威者頗著其說公念西虜與奴未合必  
不卽爲僭然不合亦未可久憑也如其道坦遂  
則亦當爲防又以寧遠山形可依築關如山海  
則亦如紫荆居庸之有重關而併築其傍邊之  
牆則收二百里於腹如薊鎮雖力詘未能舉而

其形勢當規畫以爲萬年之模京師有重關勢益鞏固而又非八里舖關之徒以自坑令哨探將左輔出邊相度輔終不能蓋輔已移寧遠半歲而寧遠之邊堡如白塔峪等止隔二十里亦未敢入也又令胡維寧趙佑往閱二將歸言大小紅螺山去寧遠不過數十里勢似可憑細詢之則其身出寧遠亦不能十里也公念紅螺爲遼西名山往李文忠追虜於此遇角端卽其地

也國初之師自大寧而出則從薊門而東北行於今遼之外毛文龍常疏言關門當守紅螺部議卽欲從之不知紅螺自失大寧後遼西徙而南久已爲虜有且其山甚大無可憑以爲守必得究其詳實方可以一意東移是時已改題茅元儀充贊畫畱幕中乃令偕滿桂東行儀與桂率家丁十餘人至寧遠呼左輔祖大壽共率家丁百餘人東出登紅螺自虜地繞而入歷口塞

外諸山無不謂入虎穴而儀等與零虜遇竟勝之而返然不炊者亦七日矣儀以築重關使依灰山則東虜入犯竟至塔山馬首西向稍循而北卽可從諸口而入雖築邊牆而處處須設重兵其爲力分當依小紅螺之口而橫貫於塔山或守小紅螺之腰而橫貫於罩籬山則虜必自大小紅螺之背從刺榆河轉而南向始可入鷹窩諸口其爲守尚專今度勢量力定未可興工

滋費若自喜峰而入固無所不通然山後之山尚厚止可通零騎而未可通大舉如大舉之路則其行於山之外較行於山之內甚遠非與西虜合則不敢可以必虜之不然公於是決志移師東向復自前屯至中右自中右繞至邊繇新興錦川黑莊仙靈小團山與水白塔峪宿於寨兒山是夕雨公遂臥輿中以氊幕讓從行士從行士無不泣乃自麻溝相大小紅螺之勢時制

府王象乾出關公邀之同東行巡閱乃自寧遠  
夜騎而來早會於沙河堡乃閱灰山揚安寺兒  
諸堡而還宿於連山象乾先還寧遠公宿於連  
山是時象乾年八十矣尚躍馬馳驅公出塞三  
日俱煨燼無舍宇而虜馬時爲出入跡尚新無  
不爲公危之而公所至虜皆遠徙於山遙望嚙  
指故雖風雨饑餓極所不堪而終無驚譌公復  
自寧遠至前屯合較遼士簡閱寧前以西可屯

之田約五千餘頃官屯其半買牛市種治耕具  
大爲明年屯計約用屯兵七千五百人牛五千  
隻籽種一萬二千五十石擡耨犁伏鏵耩頭  
千觔各二千五百副鋤七千五百把除兵糧外  
約爲費二萬八千五百兩督所司以上賑遼  
銀辦之趙率教以所獲籽種二千石分四大城  
於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而東來者晝夜不  
絕官民屯俱大興城堡皆輻輳如承平時矣

督師紀略卷之六終

